

# 胡风全集

第9卷

湖北人民出版社

**顾问**

巴 金 王朝闻 贾植芳 王元化

**全集策划**

王建辉 刘鼎华

**整理辑注**

梅 志 张小凤

**常务编辑**

魏世弟 沙铁军

**各卷责任编辑**（按姓氏笔画）

王建槐 邓宁辛 沙铁军 祝祚钦  
谢嘉星 魏世弟

**第9卷责任编辑** 王建槐

**装帧设计 版式设计** 汪 汉

**责任校对** 余兆伟

**责任印制** 杜义平 王铁兵

**照片手迹技术处理** 朱永锴

本卷收入胡风自 1926 年至 1984 年致他人的书信共 436 封。

1. 本卷在《胡风书信集》(1989 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和《胡风路翎文学书简》(1994 年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基础上增补而成。

2. 按收信人姓氏的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3. 严格按原件抄录,着重点或着重线均依原样标出。原件中明显的缺漏处,由编者补上后用“[]”括出。磨损或墨迹无法辨认处用“□”代替。

4. 个别处有所删节(括号注明“略”或打省略号),或以×××代人名。

5. 本卷包括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中第一批的 34 则摘引、第二批的 48 则摘引以及第三批的 1 则摘引的原信。为方便读者,摘引处均用黑体字标出。



---

---

## 目 录

---

---

致阿垅(34封)	1
致艾青(4封)	34
致安德鲁(1封)	40
致巴金(2封)	43
致白桦(1封)	45
致曹白(5封)	52
致陈家康(1封)	61
致陈陇(1封)	63
致方然(9封)	65
致冯白鲁(6封)	81
致冯异(4封)	87
致釜屋修(1封)	91
致耿庸(9封)	94
致化铁(2封)	108
致胡征(3封)	111
致季博思、李芸贞(1封)	118
致冀沅(12封)	121
致贾植芳、任敏(2封)	135
致康濯(1封)	140

## 目录

致老舍(1封)	142
致雷加(2封)	144
致李何林(4封)	146
致李正廉(7封)	154
致林默涵(1封)	161
致刘天文(3封)	163
致楼适夷(2封)	167
致鲁煤(3封)	173
致鲁迅(1封)	180
致路翎(133封)	182
致吕荧(3封)	353
致吕振羽(1封)	358
致绿原(26封)	361
致罗洛(2封)	396
致满涛(5封)	399
致梅志(1封)	406
致聂绀弩(5封)	425
致牛汉(15封)	435
致欧阳庄(2封)	457
致彭燕郊(5封)	460
致乔冠华(1封)	467
致人民文学出版社(1封)	469
致舒芜(35封)	472
致田间(5封)	542
致田一文(1封)	550

致王采(3封)	552
致王福湘(2封)	555
致王戎(1封)	560
致王元化(5封)	562
致王朝闻(1封)	571
致吴奚如(1封)	574
致伍禾(1封)	577
致谢韬(4封)	586
致熊子民(2封)	593
致徐冰(1封)	610
致徐放(3封)	611
致徐平羽(1封)	614
致徐文玉(2封)	616
致许广平(5封)	620
致许史华(1封)	634
致俞鸿模(9封)	636
致曾卓(1封)	649
致张中晓(15封)	651
致钟瑄(1封)	666
致周而复(1封)	668
致周良沛(1封)	672
致朱谷怀(5封)	674
致朱企霞(5封)	684
致庄涵(1封)	697

# 致阿垅<sup>①</sup>

1. 1942年3月7日自桂林<sup>②</sup>

守梅、嗣兴兄：

---

① 阿垅(1907—1967),原名陈守梅,又名陈亦门、S·M、圣门、圣木等。诗人、评论家。胡风曾在《七月》和《希望》上发表他的报告文学、诗作、诗论等,并将他的诗集《无弦琴》编入《七月诗丛》。1955年,阿垅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后被判有期徒刑12年。1967年3月,瘐死狱中。

此辑书信中有一部分曾由阿垅在1955年交信时作了注释说明,现仍保留,标为“阿垅原注”;个别注释引自胡风本人于狱中的“交代材料”。余皆为编者注。

此辑中的一部分曾被收入1991年第1期《新文学史料》发表的《胡风、阿垅来往书信选》。——编者注

② 此信为写给在重庆的阿垅、路翎二人的,曾收入《胡风、路翎文学书信简》中。现依收信人先后顺序,编入致阿垅书信中。——编者注

我回来了。<sup>①</sup>到此后，知道你们的怀念和关心，但我们却是无恙，后来是高高高兴兴地走着路的。除应用衣着外，什么都丢光了，但值得可惜的却是别人的一些和我自己的一点产品。<sup>②</sup>遇着了敌人就决不会有全师而返的道理。再来罢。

据说我可以回渝，但目前无法上路，而且也担心到渝后不能活命。或者休息几天再看。

一切不明了，疲乏。望即转告何、邹诸君。

信由彭君转。<sup>③</sup>

握手

成<sup>④</sup>

3月7日

## 2. 1947年5月8日自上海

牧兄：

到了，放下了心。<sup>⑤</sup>宁兄来玩了三天，前天回去了。他说小刘

---

① 香港沦陷后，胡风在地下党及东江游击队帮助下脱险，于1942年3月来到桂林。——编者注

② 胡风及其友人的部分文稿信件，有的在战乱中遗失，有的在撤退后因需轻装而不得不丢弃。——编者注

③ “彭君”即诗人彭燕郊，这时在桂林编辑《半月新诗》。——编者注

④ 胡风曾化名“张成”。——编者注

⑤ 阿垅于1946年因编辑进步刊物《呼吸》被所在军事单位发觉而受到暗令通缉，逃离成都，至杭州南京等地隐居。胡风在他到了杭州之后写信叫他“镇定”。——编者注



已在为工作进行中,但愿能成功。<sup>①</sup>先在南京过渡些时,顶好在这里能有机会。困难的是居处,如住处有办法,总可以想办法的。

望镇定,可住就多些时也可以,南京决定了再动身,也可以帮助把《儿女们》弄好了带来。<sup>②</sup>

匆匆 祝

好

谷 顿首

五.八日

3.1947年6月18日自上海

龙兄:

要紧的是能够休息一下,能有可谈谈的老朋友,那是好的。

两处尚无消息,一两天再催。<sup>③</sup>上次转告友人的话,他听了似乎高兴,并嘱以后有同类的话还想听到云。<sup>④</sup>这也可以作为找职业的参考。

我想到南京去几天,又苦于这里总弄不好头绪。<sup>⑤</sup>看这几天的情形如何。

匆匆 祝

① “小刘”即化铁,正为阿垅在中央气象局找工作。——编者注

② 《儿女们》即路翎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编者注

③ “两处无消息”,即指胡替我找职业。——阿垅原注。

④ “转告友人的话”,指国民党鲁南作战计划交廖梦醒同志;“还想听到”,是继续要资料。——阿垅原注

⑤ 胡要到南京看路翎剧本《云雀》的演出。——阿垅原注

好

谷 顿首

六.十八日

这里有人说声兄自说有肺病,故不得出院,但我想是不确的。①

4.1947年6月30日自上海

龙兄:

二十一日早坐车到南京,二十八日夜回来。剧,没有失败,但也没有成功。演员努力了,但导演不成,王品群根本不是那回事,因而其余的人物也只能表现出片断。工作真难,但他们肯做,而且做到了这样,在他们已经算了不起。②

走了走,精神似乎好一些,但接着又是杂事。

凡兄等来信,都担心你。③我祝你能沉着下来。虽然艰难,我们一定要同时间一道前进的。杭州不好,来这里住罢。我们这里有些拘束,植芳处也可以住的。④他们有两间房,过些时还可以多有一间。

两处尚无回信,明天再找他们。⑤稿寄来了两包,已找贾兄代

---

① 传说方然被特务逮捕。——阿垅原注

② 胡风到南京观看路翎话剧《云雀》的演出。“王品群”为剧中人物。——编者注

③ “凡兄”即绿原(周遂凡),担心我被特务迫害逃回杭州后的情况。——阿垅原注

④ “植芳”及下段的“贾兄”,均指贾植芳。——编者注

⑤ “两处”,指为我找职业。——阿垅原注

取。

寄上卅五万元，是宁兄囑转寄的。信稿都收到。

握手，握手！

谷 顿首

六.卅日

### 5.1947年7月7日自上海

守梅兄：

无论如何，要能沉着才好。看在成都时的工作情形，应该能沉着的。人总有过去，由过去走来，但既然走了来，过去就能够成为过去的。我所能说的只能如此。有一个办法，就是：沉进工作里面。一些遭遇所引起的东西，不要去深入它，像《回家》似的。这里面就有着差之毫厘的问题，不加控制，就会湮没进去的。<sup>①</sup>

俞老板支来了二十万。<sup>②</sup>十日或十一日，一共寄上一百万（托人由银行寄），注意不要〔被〕别人收去了。我劝你在山里找一个地方，找朋友介绍，或找庙里，住他两个月，做一件具体的工作，如改写《南京》，也当作休息或避暑。<sup>③</sup>这时候，发表零碎文章怕不易了。世界在沉着地进行，我们也得沉着才行的。一年多，我自己就吃了

① 我回杭后，心情坏，写了一些消沉的东西，如《回家》、旧诗等。——阿垅原注

② “俞老板”即海燕书店经理俞鸿模。——阿垅原注

③ 《南京》，为阿垅所写反映南京陷落的长篇报告小说，曾于1939年在重庆抗敌文协征稿评奖时获奖；后经作者几度修改，改稿散失，初稿于198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改题为《南京血祭》出版。——编者注

不沉着的大亏，浪费了生命，现在都还无法控制住自己。再说一句，不要抒〔发〕由自己的遭遇所引起的情绪，等它变形成了客观对象的东西以后，再去写它，再去转化成自己的东西，那时候，性质将完全不同了。如果能把湖山当作解放自己的自然环境，就更好了。①

我的事，只有沉着地对付它。我看，总可以对付的。

还有，旧诗不能写，那会使人沉下去的。

匆匆 祝

好

谷

七·七夜

6.1947年7月10日自上海

龙兄：

信收到。前转寄数信，收到否？

钱，早几天找了人，今、明一定可以寄出。《诗丛》不能排，《儿女们》非另想办法就不可能，所以，现在可以不必急了。这钱，希望你不用它，专用作安定这两个月的生活，找一个可以休息可以工作的地方，不要住在家里。一切要自己控制，否则不好的。

---

① 胡风除在前段劝告阿垅摆脱消沉情绪外，这里进一步在写作上建议他，对于个人遭遇所引起的痛苦情绪，要“等它变形成了客观对象的东西以后，再去写它，再去转化成自己的东西，那时候，性质将完全不同了”。这个观点是胡风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编者注

我们没有什么,不必担心。①

匆匆 祝

好

谷

七.十日

遂凡处又寄了一点。

7.1947年7月14日自上海

龙兄:

十三日信收到。早上发了一信的。钱瑛小姐住安庆善公祠一号。②

去京玩玩也好。进行一下职业看看。③没有什么托买的。有暇,多和旧友谈谈天,好知道一点国家大事。④

匆匆 祝

吉

谷 顿首

七.十四夜

我们如常,勿念。

① “没有什么”,我担心他在上海是否安全。——阿垅原注

② “钱瑛”为方然妻。此处答复阿垅上信所问方然地址。——编者注

③ “找职业”,指我到南京找中央气象局的工作,当时我在杭州无法生活。——阿垅原注

④ “国家大事”,指军事情况和资料等。——阿垅原注

8.1947年8月18日自上海

龙兄：

信和稿都收到。我这里随时都逃不掉混乱，连一段写信的安静都难得有。植芳说有一个可教数理的中学，他直接和你谈。只要可勉强应付，应该果敢地答应下来，好渡过这毫无办法的艰难时期。

章，不必说他。应该求其在我的求其在我。<sup>①</sup>

文章，三千字以上的无法发表。太尖锐（特别是涉及具体的对象的），无法发表。抒情的，又怕进步读者不满。顶好是光说空空的进步话！关于姚，可再修改一下。<sup>②</sup>他是心慌而又无赖的，不能给读者一点印象，他虽然不好，但还是由于原则上的问题错了而已。此文可抄三份，寄一份成都，这里转寄一份北平，上海似少可能发表。

好

风

八.十八夜

9.1947年8月23日自上海

守梅兄：

再次稿均收到。一次发表，绝无可能。《自我》，看了一次，觉

---

① “章”疑指章靳以。——编者注

② “姚”指姚雪垠。——编者注

得很好。①那用数字的比喻，可以代替很多用语的说明。有三则，今天托人带出去了，《大公报》和那个小报，没有提到具体的人，也许可以用的。

有了职业，那就好。②我希望，肉体埋葬了的人在精神〔上〕也要葬下才好。③不是丢掉或忘掉，而是让那变形（升华），这才是在新的生命里更高贵的活起来，活下去，犹如肉体要变作新生命的养料一样。结果似乎是忘掉了，但那比记着要结合得深得多。一粒胚胎，不是记着它过去开花结果的生命，而是让它埋在泥土里，使它“消灭”。人得用意志来运转自己的。

好

风

八·廿三夜

10.1947年8月31日自上海

龙兄：

《修养》一篇，编辑先生把陈敬容的名字勾掉了。他们就是这样伟大的。只《自我》的原稿拿了回来。④稿费尚未交来。

现在，倒是弄厚些反更为书店所欢迎。因为，读者欢迎厚的，看来成了“体系”的东西，他们想一下子得到一门总的学问似的。

① “《自我》”，即我的论文《自我片论》。——阿垅原注

② “有了职业”，指我在中央气象局找到工作。——阿垅原注

③ “肉体埋葬了的人”一句，指1946年3月，阿垅妻张瑞因感情纠葛而自杀事。此处，胡风希望阿垅不要沉溺在怀念之中。——编者注

④ 指我的论文《修养片论》和《自我片论》。——阿垅原注

就“混水摸鱼”，索性弄厚些罢。书店要大的书名，那就叫做《诗学》或《现代诗学》，也未始不可以。有人提议叫《阿垅诗论》呢。再添写一些。我想，序论的《箭头》以外，各部分还可以有添的。有的，“态度”和“政治内容”可以扩充些，前者还有应该说到的，后者要和公式主义拼一下。作品论和诗人论，要选出代表性的东西，肯定的或否定的，最后可以有一篇表现这个时代的各种精神性格（否定的与肯定的）的分析。那么，这一本可以成为一个反攻了。<sup>①</sup>

朱光潜、朱自清、李广田、穆木天的一本诗歌作法，艾青等，要看看，把他们的问题找出来。他们是有了影响的。<sup>②</sup>

前天知道，上次告诉他们的话似乎使他们得了大利。<sup>③</sup>希望继续得到，云。那么，经常留意罢。

好

风

八·卅一夜

11. 1947年9月9日自上海

龙兄：

前后信收到。

---

① 此处指我的论文集《诗与现实》，当时东西少，也未出版成功。——阿垅原注 此书后于1950年由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共3卷。——编者注

② 此处指我打算写的计划。——阿垅原注

③ “得了大利”，即指廖梦醒同志取去的鲁南作战的军事资料（国民党军队的），使我方在战争中得了胜仗。——阿垅原注



飞碟出来后，好像颇热闹，甚至有人说，这还算客气的云。<sup>①</sup>不知道这以前他们到哪里去了？发表了两节后，他亲自拜谒编者，问编者的意见，完后又去一短信，要编者对《×与×》说一句公道话，后面一节，另纸抄上。他的信，大概是要发表的，我叫编者压几天。他也许碰昏了，只想捞回一点面子，但也许有人鼓动他再跳一跳。别的无碍，只《重庆自白》，我不清楚，不知你记得牢是什么一回事否？要准备，这次要把这个小毒瘤弄破，了一件事。

钱，还有几笔尚未送来。刊《语言》那里，特别高，别处没有的。

关于人与诗，上次提出的那些书，并非希望你以他们为对象弄专文，而是从那些找出问题。在问题里面附论他，如过去那样。至于人，可弄的弄弄，不必急，而且，编的时候再看收入不收入，或收入什么。总之，现在求一大的气势，就得放下不必急的小区别。

得北平朱谷怀信，内中有一段，另纸抄下。我觉得他说得很好。这情形，到《天堂的地板》，就更甚了。<sup>②</sup>我看，朱与周，行文都有聊以快意的成份，一种好像矫饰的成份，这会产生很大的害处。<sup>③</sup>对自己，我们要求庄严，对战略，非有聚中的目标不可。像你的札海斯、夜壶等等，都是玩弄敌人的东西。对热情，对憎恨，我们决不能偶存骄纵之心的，一骄纵，它们就变质了。一开始，我提议《呼吸》要弄小些，就是担心这些，现在的《地板》，更是乌合之众，现出了轻敌之至的气概，完全忘记我们是在“群众”之中了。现在是，无论在哪里，无论是什么东西，只要参有我们朋友的名字在内，人

① “飞碟”，指阿垅批评姚雪垠的文章。——编者注

② 《天堂的地板》为绿原的诗。——编者注

③ “朱与周”即方然(朱声)和绿原(周遂凡)。——编者注